

近世留學第一人

「西學東漸記」讀後

幼翰

晚清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，也是中國人在內憂外患中求生存求自強的時代。舊文化的累積不但繁複而且菁粕混雜，新文化的東來不僅猛烈而且瑜瑕互見，這是一個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的關鍵時刻，容閔因時際會，成就出傳奇性的一生。

他的事功或許比不上日本留學生伊藤博文，但是見解與抱負却不可多得；他娶美國老婆，終老異域雖不可取，然而却有其「廉頗思為趙用」的痛楚。生在廣東澳門邊的小島上，與國父同鄉而得風氣之先；處於道光八年（一八二八）至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之際，不但身為近代中國留學生之嚆矢，而且親經太平軍之役，自強運動等歷史鉅變，是了解中國近代史必須詳知的人物。

「西學東漸記」是他的自傳，原著當爲英文，於一九〇九左右完稿，我們所能見到的是廣文書局重印的翻譯本。（原翻譯本於民國四年排印）當我們厭倦讀那鴉片戰爭以來的痛史，不妨從容閱個人卓然出羣的一生來側面了解——歷史的「真」是不能在史家一板一眼推敲中求得完全的，傳記與自傳等文學作品，有時反而令人更接近歷史的核心。

容閱七歲入西塾，爲的是父母認爲將來容易賺錢。小小年紀就聯合同學逃學；學校裏輟了學，賣賣糖菓不說，還憑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在稻田中演講，賺取老農幾捆稻子。求學生涯一直受基督教徒的幫忙，十七歲時的美夢不過是與衆人留學美國，討個嬌滴滴的美國太太。十九歲浮海多日，經拿破崙困死的聖希利島與非洲南端而抵紐約。唸耶魯大學時最怕微積分，而且不願接受校方補助，爲的是對方的條件是畢了業當教士——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，爲求有用於中國，豈能拘於宗教之一途呢！二十六歲學成歸國，卽一心一意立志「以西方之學術，灌漑於中國。」前後奮鬥十八年，中國才有第一批官派留學生赴美。回國後，他與母親親鮮活的對話正點出了士子們「新科學」與「新八股」：「美國之學士蓋與中國之秀才相仿。」令人不禁爲之莞爾。

回國第二年，在廣東就碰見葉名琛殺戮七萬多民衆，無辜冤死者過半，烈日下屍臭彌天，令人作嘔，容閱幾乎要起而響應太平天國的革命了。他一生所精心學劃的就是將西學透過新教育而行於中國，既然傾心太平天國，當然要上言南京了。

入世謀生——「謀食亦謀道」，律師不成，海關譯員不成，英商書記不成，最後受雇於洋行，還是藉機深入太平軍內地，與太平軍有著一連串的接觸，咸豐九年遇于王洪仁玕於南京，倡言七事：一建軍事制度，二設武備學校，三建海軍學校，四立良善政府，五設銀行制度，六定各級教育制度，七設實業學校。

可惜于王不能用。于王洪仁玕（國史大綱引李秀成供狀，誤爲千王）是太平天國後期最重要的寵臣，李秀成、陳玉成不過是帶兵的武將，須聽其指揮，蕭一山先生與簡又文先生甚至肯定此人新思想爲中興諸臣之上。于王不能用，自然是太平軍之失，容闕只有往他處實行抱負了。

一八六四年（同治三年）他因大數學家李善蘭而入見曾國藩，曾氏雖沒有立即接受他的教育計劃，却善用容闕爲其創建江南製造局，成爲好望角以東第一良好機器廠。容闕從此走入宦途，以候補同知資格在江蘇省爲譯員，資稟甚厚。先在江南製造局內附設兵工學校，小試其鋒；然後與丁日昌相識，上書文祥，欲推展全面的教育計劃，選派優良留學生出國，並與其他三項（組織華資汽船公司、開礦產、禁止教會干涉民政）陳言，不想文祥一病嗚呼，他的計劃又擱下了。

一八七〇年的天津教案却使他的計劃實現了，曾國藩一力促成，容闕便成了出洋學生的監督。他與曾文正合作良好，一八七一年曾逝世後，李文忠代其職，容闕跟他相處却不無遺憾，小人在留學事務所用事，守舊者又從中作梗，一八八一年清廷勒令留學生歸國，美國友人亦深以爲憾。

一八九四年容闕末次回國（他應該是雙重國籍），提借款強兵，創立國家銀行的方案，國家皆不用，救中國之心至此完結。

人的自傳有其一定的角度與立場，容闕身歷數大洲，出入太平軍寵王與清廷疆吏之側；領受基督教與西學的厚賜，能不偏不倚爲求教育計劃之施行而摩頂放踵，其精神令人可敬可佩。看他對太平軍的評論，對革命的觀感，以及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問題，就可以知道是難得的有心人。